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明代历史演义

(二)

[民国] 蔡东藩 著

目摇摇录

第二十二回	耿炳文败绩滹沱河 燕王棣诈入大宁府	员
第二十三回	折大旗南军失律 脱重围北走还都	怨
第二十四回	往复贻书囚使激怒 仓皇挽粟遇伏失粮	员苑
第二十五回	越长江燕王入京 出鬼门建文逊国	缘
第二十六回	拒草诏忠臣遭惨戮 善讽谏长子得承家	猿
第二十七回	梅驸马含冤水府 郑中官出使外洋	源
第二十八回	下南交杀敌擒渠 出北塞铭功勒石	愿
第二十九回	徙乐安皇子得罪 闹蒲台妖妇揭竿	缘
第三十回	穷兵黩武数次亲征 疲命劳师归途晏驾	源
第三十一回	二竖监军黎利煽乱 六师讨逆高煦成擒	苑
第三十二回	弃交趾甘隳前功 易中宫倾心内嬖	愿

第三十三回	享太平与民同乐 傲权阉为主斥奸	愿
第三十四回	王骥讨平麓川蛮 英宗败陷土木堡	怨
第三十五回	诛党奸景帝登极 却强敌于谦奏功	源
第三十六回	议和饯别上皇还都 希旨陈词东宫易位	圆
第三十七回	拒忠谏诏狱滥刑 定密谋夺门复辟	园
第三十八回	于少保沉冤东市 徐有贞充戍南方	愿
第三十九回	发逆谋曹石覆宗 上徽号李彭抗议	远
第四十回	万贞儿怙权倾正后 纪淑妃诞子匿深宫	源

第二十二回 耿炳文败绩滹沱河 燕王棣诈入大宁府

摇摇却说燕王棣誓师抗命，下谕将士，大旨以入清君侧为名，招降参政郭资、副使墨麟、佾事吕震，及同知李浚、陈恭等，一面遣使驰驿，赍奏朝廷。其辞云：

皇考太祖高皇帝，艰难百战，定天下，成帝业，传至万世，封建诸子，巩固宗社，为磐石计。奸臣齐泰、黄子澄，包藏祸心，棣、喈、柏、桂、梗五弟，不数年间，并见削夺，柏尤可悯，阖室自焚。圣仁在上，胡宁忍此？盖非陛下之心，实奸臣所为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余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诚以君臣大义，骨肉至亲，恒思加慎，为诸王先。而奸臣跋扈，加祸无辜，执臣奏事人，箠楚交下，备极苦毒，迫言臣谋不轨，遂分派宋忠、谢贵、张宸等于北平城内外，甲马驰突于街衢，钲鼓喧阗于远迩，围守城府，视臣如寇仇，迨护卫人执贵宸，始知奸臣欺诈之谋。窃念臣于孝康皇帝，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譬伐大树，先剪附枝，亲藩既灭，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臣伏睹祖训有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臣谨俯伏俟命。

书入，建文帝尚迟疑未决，那燕王已出师通州，降指挥房胜，进陷蓟州，擒杀都督指挥马宣，乘夜趋遵化。指挥蒋云、郑

亨等,又皆开城迎降,复遣锐卒击夺居庸关。守将余瑱,败走怀来。时都督宋忠,正在怀来驻扎,闻居庸关失守,忙率兵来援,并下令军中道:“尔等家属,统在北平,现闻被燕兵屠戮,积尸盈途,快随我前行,报仇泄恨。”军士闻此言,个个怒目切齿,摩拳奋掌,争向居庸关杀去。一到关前,遥见燕军前队的旗帜,统系熟识,旗下列着士卒,不是父兄,就是子弟,彼此慰问,都称无恙。当下恼动军心,大呼宋都督欺我,一声哗噪,相率倒戈。宋忠列阵未定,不防这前军哗变,自相残杀,正在脚忙手乱,那燕军复乘势杀来,眼见得人仰马翻,不可收拾,当下全军大溃。都指挥孙泰,本是一员骁将,也被流矢所中,战死阵中。宋忠逃奔入城,门不及闭,被燕军一拥而入,四外搜杀,至厕间觅获宋忠,并擒住余瑱,一律杀死。诸将校先后受缚,共一百余人,统因主将已亡,情愿捐生,或自刎,或被杀,怀来遂陷。山后诸州皆震动。开平、龙门、上谷、云中诸守将,望风降附。谷王橐镇守宣府,也因地近怀来,恐遭兵祸,竟弃了国土,逃奔南京去了。

京中迭闻警耗,建文帝乃祭告太庙,削棣属籍,废为庶人,诏示天下。特命宿将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都尉宁忠为副,率师讨燕。子澄又请命安陆侯吴杰,江阴侯吴高,都督都指挥盛庸、潘忠、杨松、顾成、徐凯、李文、陈晖、平安等,分道并进。且从狱中放出程济,擢为翰林院编修,充作军师,护诸将北行。一面传檄山东、河南、山西三省,合给军饷。临行时,建文帝谕令将士道:“昔萧绎举兵入京,常号令军中,谓一门以内,自逞兵威,实属不祥。今尔等将士,与燕王对垒,亦须善体此意,毋使朕有杀叔父名。”耿炳文等领命出师,共计三十万人。陆续至真定,当命徐凯率兵驻河间,潘忠率兵驻

莫州 杨松率先锋九千人驻雄县 约忠为应。

燕王使张玉往探虚实 玉返报道：“炳文年老 潘、杨有勇无谋 行军安营 统乏纪律 看来俱不足为。惟我军欲南下 宜先取潘、杨 方可通道。”燕王称善 即命移军涿州 进屯桑娄。时值中秋 天高月朗 燕军统渡过白沟河 直薄雄县城下。杨松毫不防备 乘着中秋佳节 大家宰牛饮酒 醉饱酣眠 不料时至夜半 燕军缘城而上 大刀阔斧 砍入城中 等到杨松惊起 慌忙迎敌 已是不及措手 霎时间九千兵士 悉数战歿 杨松亦死于乱军之中。燕王既得雄县 便谕诸将道：“潘忠近在莫州 未知城破 必引众来援 我便好生擒他了。”当下命千户谭渊 领兵千余 渡月漾桥 埋伏水中 俟潘忠兵过 据住桥梁 断他归路。谭渊受计去讫。燕王即麾兵出城 列阵待着。果然潘忠引兵前来 越过月漾桥 直趋雄县 将到城下 望见前面统是燕军 不禁心慌 一经交绥 燕军如生龙活虎 锐不可当 潘忠料不可支 只好且战且行。回至桥边 忽由水中跳出一人 大喝道：“谭渊在此！何不受缚？”潘忠尚未看清 已被谭渊手起枪落 刺倒马下。谭渊手下诸兵士 抢步出水 把潘忠擒去。潘军腹背受敌 纷纷投水溺死。

燕王遂趋入莫州 休息三日 复会议进兵所向。张玉道：“何不径趋真定？彼众新集 我军乘胜进攻 一鼓可下。”燕王依言 即向真定进发。途次获得耿部下张保 由燕王好言抚慰 保自称愿降。燕王遂问耿军情形。保答道：“耿军共三十万人 先到的有十三万 分营滹沱河南北岸。”燕王道：“你既诚心归降 我纵你归去 只说是兵败被执 窃马逃归 所有雄莫战状 及我兵直趋真定 统可直告炳文便了。”张保唯唯而去。诸将上前禀道：“大王直趋真定 本欲掩他不备 奈何遣保返

告？”燕王笑道：“诸将有所不知，前未知耿军虚实，因欲袭他不备，今知他半营河南，半营河北，南北互援，不易取胜，何若令他知我行踪，使他并南归北，才可一举尽歼。且使闻雄莫败状，挫损锐气，这是兵法上所谓先声后实呢。”诸将方齐称妙计。燕王即带着数骑，径趋真定东门，擒住耿军二人，讯问耿军情状，果将南兵尽移北岸，随即遣张玉、谭渊、马云、朱能等，绕出城西南，连破耿军二营。炳文出城迎战，张玉等率军奋击，两下里喊杀连天，争个你死我活。不防燕王复亲率铁骑，沿城夹攻，横贯南阵，耿军大乱。炳文支持不住，慌忙逃回。朱能率敢死士后追，至滹沱河，炳文众尚数万，复列阵向能。能奋勇大呼，冲入炳文阵中，炳文军士，已经重创，无心恋战，相率披靡。一时践踏死的，不计其数。弃甲投降的，又有三千余人。副将李坚、宁忠，都督顾成，都指挥刘燧等，统被擒去。炳文逃入真定，闭门固守。燕军攻城，三日不能下，引还北平去了。

建文帝闻炳文战败，很是懊恼，便召问齐泰、黄子澄道：“炳文老将，尚且摧锋，为之奈何？”子澄道：“胜败兵家常事，不足深虑，臣思曹国公李景隆，材堪大用，不如命代炳文。”齐泰道：“景隆能文不能武，断不可用。”建文不听，即拜景隆为大将军，赐通天犀带，亲饯江浒，行推毂礼。景隆赴军，耿炳文卸任自归，监察御史韩郁，以出师无功，独愤然上疏道：

臣闻人主亲其亲，然后不独亲其亲。今诸王亲则太祖之遗体也，贵则孝康帝之手足也，尊则陛下之叔父也，乃竖儒偏见，病藩封太重，疑虑太深，于是周王既废，湘王自焚，齐代相继被摧，为计者必曰兵不

加，则祸必稔，实则朝廷激之变也。今燕举兵两月矣，前后调兵不下五十万，而一矢无获，将不效谋，士不效力。徒使中原赤子，困于转输，民不聊生，日甚一日，臣恐陛下之忧方深也。谚曰：“亲者隔之不断，疏者属之不坚。”此言深有至理。伏愿陛下鉴察，兴灭断绝，释齐代之囚，封湘王之墓，还周王于京师，迎楚蜀为周公，俾各命世子持书，劝燕罢兵守藩。慰宗庙之灵，笃亲亲之谊，不胜幸甚。

建文帝得了此奏，置诸高阁。只催命景隆进兵。景隆至德州，收集炳文将卒，并调诸路兵五十万，进营河间。燕王闻报，喜谕诸将道：“从前汉高祖用兵如神，还只能将兵十万，景隆竖子，有甚么才能，乃给他五十万众？这正是自取败亡呢。”言未已，有探马报说：“明将吴高、耿璘、杨文等，进军永平。”燕王投袂遽起，即欲麾军往援，诸将入请道：“大王出援永平，倘景隆乘虚来袭，如何是好？”燕王道：“景隆不足畏，我出援永平，正欲诱他前来，先破吴高，后破景隆，统在此举。”当下令世子高炽居守，并戒他坚守勿战，自率军径诣永平。吴高本来胆小，忽闻燕军大至，竟弃了輜重，退保山海关，燕军从后追去，斩首数千级。景隆闻燕王出援永平，果引兵薄北平城下，筑垒九门，燕世子高炽，督师固守，连妇女也令登陴，乱掷瓦砾。景隆军令不严，竟尔骤退。高炽又夜遣勇士，缒城劫营，营中自相惊扰，竟退到十里以外，方敢驻足。独有都督瞿能，愤怒交迫，自率二子及精骑千余，直攻张掖门，势且登城，偏景隆因他擅出，满怀猜忌，勒令缓攻。守兵连夜用水沃城，翌晨结水成冰，很是光滑，不能再登。两军相持不下，这时候，

燕王已移师东北，潜袭大宁。原来大宁属宁王权镇守，东控辽左，西接宣府，所属朵颜三卫骑兵，都骁勇善战。燕军发难，明廷恐宁王与合，召还京师，宁王抗不受命，坐削护卫。燕王乘隙贻书，并潜师随后。诸将以大宁无患，北平垂危，请燕王熟权缓急，还救北平。燕王道：“今从刘家口径趋大宁，数日可达，闻大宁城内，只有老弱居守。所有将士，均派往松亭关。我能袭取大宁，抚绥将士家属，松亭关自不战而降。若北平深沟高垒，纵有雄师百万，一时也难攻取，待我取了大宁，还援北平，尚是未迟。”遂从间道登山，驰抵大宁城下，暗令健卒四伏，自己单骑入城，一见宁王，握手大恸，只说建文负我，现在北平被围，旦夕且下，求吾弟设法救我，替我表谢请赦。宁王也相对歔歔，备加慰藉。一面代草表章，情词娓娓，请贷燕王一死。表发后，设宴相待，笑语殷勤。接连数日，城外的伏兵，多混迹入城，与三卫部长，互相联络。燕王方托故告辞，宁王送出郊外，置酒饯行，第一杯递与燕王，一饮而尽，第二杯复递到燕王手中，燕王忽将杯掷地道：“伏兵何在？”言甫毕，一声呼噪，燕军尽至，竟拥了宁王南行，三卫弓箭，袖手旁观。大宁都指挥朱鉴，上前争夺，竟被燕军杀死。燕王又麾兵入城，揭示安民，只把宁府妃妾世子，及所有宝货，一拥而出，驰至松亭关。关上将士，已接家属通报，有心归燕，统在马首迎降。燕王派兵分守要害，随驱着大宁降众，还向北平。至会州，简阅将士，设立五军，命都指挥张玉将中军，朱能将左军，李彬将右军，徐忠将前军，房忠将后军，每军各置左右副将，以大宁降众，分隶各军，浩浩荡荡，驰援北平。

是时天气严冷，雨雪纷飞，燕王兵至孤山，暂驻北河西，河水汪洋，无舟可渡。燕王望空默祝道：“天若助我，今夜河水

结冰。”这一语也是燕王希冀非分，不意上天竟似有耳，河伯也是效灵，一夕严风，将河冰结得甚固。燕军凌晨探视，诧为奇异，反报燕王。燕王大喜，即麾兵渡河，适值李景隆移营河滨，先锋都督陈晖渡河截击，被燕军一阵驱杀，大败奔回。燕军渡河上岸，回视河冰复解，大家喜得神助，遂抖擞精神，直捣景隆大营。自午至申，连破七寨，景隆不能抵御，夤夜遁去。燕军进抵城下，见城外尚有南军九垒，奋呼杀入，城中亦鼓噪出兵，内外夹攻，哪有不破之理？顿时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有几个逃脱的兵士，星夜南奔，追上景隆残军，同返德州去了。景隆既到德州，不免懊怅得很，拟再调军马，期至来春大举，忽闻有朝旨下来，吓得面如土色，至开诏跪读，竟加封景隆为太子太师，这是事出意外，连景隆都莫名其妙呢。小子有诗叹道：

败军僨轍有明刑，誰料恩榮賜闕廷。
莫怪建文終遜國，誤施賞罰失常經。

毕竟景隆如何邀赏，容至下回叙明。

明太祖杀戮功臣，几无噍类，至建文嗣位，所存者第一耿炳文。炳文系偏将才，非大帅才也，滹沱河一战，事事不出燕王所料，其才之劣，已可概见。然耿炳文败回真定，燕军攻城不下，三日即引还，意者其犹以炳文为宿将，未易攻取乎？至若景隆仅优文学，素未典兵，安可寄以干城之任？子澄误荐，建文误用，宜其丧师覆轍也。史称燕王善战，宁王善谋，

燕宁接壤 ,燕既发难 ,正应优诏谕宁 ,令蹶燕后 ,为两面夹攻之计 ,及复削其护卫 ,为渊驱鱼 ,即非燕王之计诱 ,恐燕宁亦必相联 ,免死狐悲 ,谁不知之 ? 建文帝不谋及此 ,而盈廷诸佐 ,又不闻举此以告 ,坐使燕藩日盛 ,祸及滔天 ,天下事之可长太息者 ,孰逾于是 ? 读之令人作三日呕云。

第二十三回 摇摇折大旗南军失律 脱重围北走还都

摇摇却说李景隆败回德州，明廷反加封太子太师，赏罚倒置，究是何因？看官不要性急，待小子补叙出来：原来景隆败报到京，由黄子澄暗中匿住，反奏称交战获胜，不过因天气寒冷，未便行兵，所以暂回德州，俟春再举。建文信为实事，遂封景隆为太子太师，景隆受诏后，自己都是不解，嗣接子澄密书，方知子澄代为掩饰，真是感激不尽，且书中勉令再举，亦合己意。遂飞檄各处，招集兵士，到建文二年孟春，各处兵马齐集，差不多有五六十万。正拟祭旗出发，忽报燕王出攻大同。亟督师往援，道出紫荆关，余寒尚重，冰雪齐封，军士各叫苦不迭。幸得侦骑返报，燕王已由居庸关，入返北平，于是相率趋归。军士南归情急，抛弃无数铠仗，以便速行。还有一班散兵羸卒，不能熬受冻饿，多半死亡。

景隆回军月余，又誓师德州，会同武定侯郭英，安陆侯吴杰等，进兵真定，得兵六十万，列阵数十里。燕王闻报，语诸将道：“李景隆等都无能为，惟靠了数十万兵卒，想来谋我，哪知人多易乱，前后不相应，左右不相谋，将帅不专，号令不一，何能成事？尔等但严装待着，敌来即击，怕他甚么？”张玉道：“何不先往白沟河，扼住要害，以逸待劳？”燕王点头道：“尔言却也有理。”遂麾众先往。到了三日，侦悉景隆前锋都督平安，已将驰到，燕王道：“平安竖子，前曾从我出塞，今日敢来冲锋，我当前去破他。”当下拔营复进，渡过五马河，直抵苏家桥。猛闻炮声骤响，伏兵猝起，当先一员大将，挺矛突阵，就是南军都督平安。随后又有都督瞿能父子，亦跃马而来，刀光闪

闪,逢人便砍。燕兵猝不及防,向后倒退,几乎旗靡辙乱。忽有三员骁将,出阵拦阻,与平安交战起来,燕军望将过去,一是内官狗儿,一是千户华聚,一是百户谷允,三对儿盘旋厮杀,颇似棋逢敌手,将遇良材,战至日暮,方各鸣金收军。次日,景隆、英杰等俱到,还有魏国公徐辉祖。亦奉命至师,数人商定一计,暗将火器埋着地下,然后出兵诱敌。燕军不知是诈,一鼓赶来,突觉火器爆发,烟焰冲天,燕军多烧得焦头烂额,连忙返奔,燕王也不能禁止,只好亲自断后。逃了一程,天色已昏,四顾手下,只有三骑,愁云惨淡,林树苍茫,竟不辨东西南北。俄闻水声潺潺,料知已到白沟河,急急跑到水滨,下马伏地,谛视河流,方辨明方向,仓卒渡河,直达北岸,始见本营所在地,驰入帐中,才得安息。随谕诸将秣马蓐食,翌日再战。

转瞬天明,使张玉将中军,朱能将左军,陈亨将右军,房宽为先锋,邱福为后应,共率马步兵十余万,渡河列阵。南军营内的瞿能父子,约了平安,先后趋出,巧值房宽到来,两下相交,不到十合,平安怒马陷阵,宽众披靡,顷刻奔溃。张玉等见宽已败阵,统有惧色,独燕王大喝一声,自麾健卒数千人,先出阵前,舍命冲突。高煦率张玉等继进,一场恶战,真杀得山摇地动,日暗天昏。忽南军阵里梆声一响,发出了无数硬箭,向燕军射来,这箭镞好像生眼,都到燕王马头旋绕,马屡被创,三易三蹶,南军复乘势相逼,急得燕王无法可施,也取强弩对付,连射一阵,箭又尽了,乃拔剑左右奋击,砍伤数人,剑又缺折不堪用,适身旁有骑兵中箭,倒毙马下,那马溜缰欲驰,被燕王一手拉住,纵身上马,加鞭北走。马甫上堤,忽听后面大喊道:“燕王休走!徐能来擒你了。”燕王也不及回顾,只扬鞭作招呼状。徐能疑有伏兵,不敢穷追。约过片时,燕王得高煦等救

兵,复回马杀来,巧值平安驰到,一枝矛神出鬼没,刺死北军统领陈亨,徐忠急来相救,又被平安拔剑乱斫,伤了二指,指头将断未断,忠忍痛将残指砍去,裂衣裹创,奋勇再战。高煦恐燕王有失,也当先奋斗,几杀得难解难分。时已晌午,燕军少懈,瞿能父子乘隙上前,大呼灭燕,连砍燕骑百余人。越缙、侯俞、通渊、陆凉卫指挥滕聚,见瞿能父子得手,也纵马随入,正在踊跃争先的时候,忽觉北风陡起,猛扑南军,沙石飞扬,迷人双目,接连是一声巨响,把景隆身前的大纛,折做两段。景隆料知不佳,正拟鸣金收军。忽然燕军队里,射出各种火具,火随风发,霎时燎原。南军有力难施,只好回马逃走,阵势一动,便至大乱。燕王趁这机会,亲率劲骑数千,绕出景隆阵后,突入驰击。前面的高煦,复督领将士,一齐纵火,顺风痛杀。可怜这瞿能父子,及俞通渊、滕聚等,俱战歿阵中,葬身火窟。平安独力难支,也只好匹马奔逃。南军大溃,势如山崩。燕王麾众奋追,直至月漾桥,除南军弃械投降外,被杀死的,数不胜数。郭英向西遁去。景隆南走德州,抛弃器械辎重,好似山积,连御赐的玺书斧钺,也一并抛去。还亏徐辉祖率兵断后,方不至片甲不回。过了数日,燕王复进攻德州,未到城下,景隆先已出走,剩下储粮百余万石,至燕军入城,安安稳稳地得了粮草,声势越振。

是时山东参政铁铉,方督饷赴景隆军,闻景隆败还,忙驰入济南,与参军高巍,收集溃亡,共誓死守。景隆也遁至济南,扎营城外。燕军乘胜进攻,景隆众尚十余万,仓猝迎战,又被燕军杀败,单骑遁去。于是燕军筑垒围城,经铁铉、高巍两人,督众固守,围久不下。警报飞达南京,建文帝不免心慌,没奈何与齐泰、黄子澄商量,佯示罢免,遣使赴燕军议和。一面召

李景隆还京，所有军务，飭左都督盛庸代理，并升铁铉为山东布政司使，帮办军事。看官！你想这燕王棣狠鹜心成，既已发难，哪肯半途罢手？见了朝使，置诸不理，只命将士奋力攻城，且射书城中，谕令速降。铁铉撕破来书，掷出城外，燕王大愤，令将士决水灌城，城内陡成泽国，顿时军民汹汹。铁铉下令道：“军民无恐，本司自有良策，静守三日，便可破敌。”军民得了此令，也不知他葫芦中卖什么药，且依令安心待着。这位布政使铁铉，居然不慌不忙，暗中差遣干役，出城求降。及差人还报，燕王已允，约明日入城，铁铉佯撤守具，又召集父老数百人，密嘱一番，令出城赴燕王营。燕王闻有父老到来，未免诧异，遂出营巡视。只见父老等俱俯伏道旁，涕泣请道：“奸臣不忠，使大王蒙犯霜露，跋涉至此，大王系高皇帝子，民等乃高皇帝百姓，哪敢违大王命？但民等不习兵革，骤见大兵压境，未识大王为国为民的苦心，还疑是有心屠戮。大王如真心爱民，请退师十里，单骑入城，民等当备具壶浆，欢迎大王。”燕王大喜。好言抚慰，令他回城。次日下令退军。只率劲骑数人，跨马张盖，渡过吊桥，直达城下。城门果已大开，门内无数兵民伏着，高呼千岁。燕王洋洋得意，徐行而入。方至门首，蓦听得踢踏一声，连忙上视，不瞧犹可，瞧了一眼，那城上竟放下一块铁板，差不多有数千斤，亏得眼明手快，勒马倒退，未及数尺，板已压下，正中马首，碎成齏粉。燕王惊堕马下，旁有骑士扶起，另进一马，纵辔驰去。桥下本设有伏兵，见燕王将要过桥，出水来拆桥板，偏偏桥筑甚坚，一时不能遽毁，竟被燕王越桥逸去。铁铉忙出城来追，已是不及。至回城后，叹息不已。摇摇摇摇摇摇

越宿闻炮声震天，燕军又到，铉忙督兵登陴，那炮石煞是

利害,弹着城墙,多成窟窿。燕军且击且攻,声势张甚,铉恐城被击破,又想了一计,悬出了一方神牌,上书“太祖高皇帝之灵”七字,字样甚大,射入燕王目中,自觉难为情,停止炮击。守兵得运土补隙,城复坚固。铉复密约盛庸,内外夹攻,击败燕众。燕王愤急得很,左思右想,一时无从得计。僧道衍进谏道:“顿兵坚城,师老且殆,不如暂归北平,容图后举。”燕王乃撤围北去。铉及盛庸等出兵追敌,直至德州,城内燕军,闻燕王北还,亦无心固守。弃城遁去,德州遂复。庸、铉拜表奏捷,有旨封庸为历城侯,擢铉为兵部尚书,寻复诏庸总兵北伐,拜平燕将军。副将军吴杰进军定州,都督吴凯进军沧州,遥为犄角,合图北平。

这消息传达燕王,燕王不以为意。恰下令出击辽东。诸将士各有异言,兵至通州,张玉、朱能入禀道:“大敌当前,正应抵御,乃出师辽东,舍近图远,窃为不解。”燕王闻言,屏退左右,又与两人密语道:“如此如此。”两人方顿首称善,遂倍道趋天津,过直沽,下令将士,循河而南。将士复惊诧起来。燕王道:“尔等道我欲东反南,走错路头么?我夜见白气二道,东北至西南,占得南征大利,所以改道南行。”将士方才无言。燕王更引军疾趋,一昼夜行三百里,遇着南军侦骑,尽行杀毙。走到天明,已抵沧州城下。沧州镇帅吴凯,探得燕军出击辽东,毫不设备,只遣兵四出伐木,修筑城墙,不意燕兵猝至,亟督兵分守城堞,众皆股栗,不及穿甲,燕将张玉,遽率壮士登城东北隅,肉薄齐飞,仍不少却。吴凯料不能守,忙与都督程暹,都指挥俞琪、赵汧、胡原等,开城出走。行了里许,突遇着燕将谭渊,带着健卒,截住去路。吴凯等心慌意乱,勉强抵敌,可奈手下统已溃散,被燕军左擒右斫,伤毙了万余人。

还有兵士三千名,见不是路,都下马降敌,剩得吴凯、程暹等数员将官,如何抵挡,也只得束手就缚。谁知那谭渊凶险得很,佯收降卒,密令军士掘坑堑,至夜间驱降卒入坑,活活埋死,只把那吴凯、程暹等械送燕王。燕王见功成计遂,很是喜慰,命将所有俘虏,所得辎重,悉数解运直沽舟中,送达北平。自率众循河而南,复抵德州。盛庸坚壁不出,燕王攻城不下,引兵掠临清、大名,越汶上,至济宁。盛庸遂大合铁铉、平安各军,出屯东昌,杀牛犒将士,誓师厉众,背城列阵。并排着火器毒弩,专待燕军到来。燕军仗着屡胜的威风,飞行而至,一见南军,即鼓噪杀入,怎禁得火器迭发,继以毒弩,不是糜烂,就是惨毙。燕王见前队将士,多半受伤,愤懑得了不得,竟亲率精骑,冒着险来冲南军。盛庸见燕王亲至,故意分开两翼,一任燕王杀入,待燕王冲入中坚,复纠兵包围,绕至数匝。燕王才知中计,慌忙夺路,左驰右突,好似铜墙铁壁一般,无从得脱。燕将朱能、周长等,望见燕王被困,急率番骑驰救,突入围中,奋力死斗,才杀开一条血路,护翼燕王突围。张玉还道燕王未脱,拚命杀入,突被南军一阵乱箭,射毙马下。看官览到此处,几疑南军能射死张玉,独不能射中燕王,难道燕王有避箭诀,所以南军不敢放箭,听他逃去么?这个原因,试回阅前叙建文帝的命令,便可晓得。建文帝曾饬临阵诸将,毋使朕负杀叔父名,因此诸将不敢加矢燕王,只想燕王窘迫自缚,投降军前。哪知燕王有帝王相,凭你如何设计,他总遇着救星,化凶为吉,所以全军虽败,恰令各将前奔,自己独匹马单刀,且战且退。南军纷纷追逼,又被他弯弓搭箭,射毙数人。等到南军齐上,却又来了高煦、华聚等,一阵击退南军,扬长而去。

燕王奔还北平,检阅将士,丧失二万,复闻大将张玉战